



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

**A Study of Female Writing in Song Ziheng's Fictions**

谢蕙伦

**CHEAH WAI SUM**

**19ALB0612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3**





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

**A Study of Female Writing in Song Ziheng's Fictions**

谢蕙伦

**CHEAH WAI SUM**

**19ALB0612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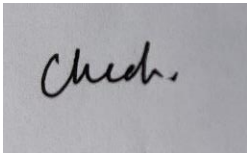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EMBER 2023**

## 目录

宣誓.....	ii
摘要.....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意义.....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9
第二章 宋子衡小说的女性形象分类.....	12
第一节 具有隐忍精神的女性.....	12
第二节 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	15
第三章 宋子衡小说女性书写中的叙事技巧.....	19
第一节 小人物或配角的巧妙运用.....	19
第二节 悲剧倾向的艺术风格.....	22
第四章 宋子衡小说女性书写的深层意义.....	25
第一节 揭露父权秩序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25
第二节 反映女性对自我的追求和思索.....	29
第五章 结语.....	33
引用书目.....	35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谢蕙佺 CHEAH WAI SUM

学号：19ALB06129

日期：2023 年 11 月 18 日

论文题目：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

学生名称： 谢蕙仙

指导老师： 许文荣师/博士

校院系：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宋子衡小说的研究并不冷门，学者从艺术美学、哲学等视角对其小说中的“完美意识”、“悲剧性”、“人性”、“宿命”等展开讨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女性悲剧性宿命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讨论在性别议题上缺乏针对性，故决定以女性主义批评为视角，将作者笔下形象各异的女性进行归纳，再探讨其女性书写的深层意义，进而填补马华男作家女性书写研究的空白。

本论文由五个篇章组成。第一篇为绪论，笔者会在此章阐明研究目的与价值及研究范围与方法，并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接着，笔者在第二章将宋子衡笔下的女性角色划分为“具有隐忍精神的女性”与“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再一一进行讨论。紧接着，通过第三章的分析，笔者发现作者通过对小人物和配角的精准把控，让他们对女主人公的命运起到推动性或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也会在第四章分析作者小说的女性书写的深层含义，包括揭露了女性的话语权被剥削、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女性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精神解放的追求与向往。最后的一章为结语，笔者认为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价值在于宋子衡并不避谈女性的情欲，而且成功摆脱男性意识，给笔下的女性角色足够的空间自主发展独立健全的人格。另外，作者不会将男性配角局限于加害者的位置上，而是安排他们成为引导者，鼓励女性反抗世俗，追求精神层面的解放。

**【关键词：宋子衡小说；女性书写；女性主义批评；女性形象；生存困境；精神解放】**

## 致谢

时光匆匆，四年就这样过去了。在写这篇致谢词时，四年间的点点滴滴如同走马花灯般在脑海中浮现：有自我介绍时的腼腆、有一起排练话剧时的奋斗、有考试苦读时的互相打气、有通宵夜谈时的交心、有失意时温暖的陪伴、有相视而笑的默契……过去的种种，在名为“回忆”的滤镜中，是如此美好，叫人怀念，又叫人叹息它的短暂。

时光匆匆，感激之情日益高涨。在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每一位教导我的师长。感谢老师们每一次的倾囊传授与耐心解惑，让我获得了不少的专业知识，也让我的眼界和思维得以拓展。在这四年老师们有意的训练下，我学会了发现与欣赏生活中的“美”，对身边的事情也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让我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与其意义，再一次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指导与启发。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许文荣老师对我的指导与帮助。在选题的时候，我感到非常迷茫和无措。在老师悉心的指导下，我逐渐明确我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一个清晰的论文框架。每当我遇到瓶颈时，老师所提出的建议都能让我茅塞顿开。感谢老师在我完善论文的过程中为我提供宝贵的意见，也感谢老师在百忙中帮忙处理论文的相关事宜。

此外，我要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与无私的付出。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让我自主选择就读的领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与帮助，让我能专心学习，追逐自己的梦想。每当我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临挑战时，他们都给予了最温暖的关怀与鼓励，陪我度过难关。感谢他们让我在爱与幸福的环境中成长，感谢他们一路上的陪伴。

时光匆匆，感谢这几年陪在我身边，与我一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战友”们。感谢成长路上所有的相遇。最后，我想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来日方长！

# 第一章 绪论

宋子衡是马华文坛一位重要的小说家，人物书写与刻画可说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闪光点，故本论文拟对其女性人物书写进行探讨。本章将分为三个部分：研究动机与意义、文献综述及研究范围与方法，以阐明研究目的与研究价值，梳理前人研究成果，明确研究对象。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意义

在确定要以马华文学为研究领域后，笔者常到图书馆物色合适的马华文本。在茫茫书海中，笔者偶然发现宋子衡的《表嫂的眼神》，并被其封面引起了兴趣。在读完之后，笔者发现小说集里的女性角色形象各异，有唠唠叨叨的更年期妇女、有未婚的大龄职业女性、有委曲求全的已婚妇女、也有忧郁寂寞的失婚妇女。于是，笔者又去翻阅作者其他的小说集，发现宋子衡在其小说中大胆写“性”，尤其是女性的情欲与性经验，并写出这些女性在情欲中或走向生或走向死的结局。宋子衡在自序〈完美，尽在残缺中〉曾指出马华文坛鲜少谈“性”。他认为写“性”不意味着要给读者呈现色情猥琐的画面，而是从眼神、心跳、心灵感受等反映出“灵欲的



高潮”。这体现了现代人追求性爱享受的方式，若从社会和心理的视角切入，读者便会发现人性的种种。<sup>1</sup>

宋子衡，原名黄光佑，出身于 1939 年 9 月 21 日，并在 2012 年 1 月 28 日逝世，享年 73 岁。1960 年，黄光佑以“梦吟”“沙苗”“少明”“迅羽”“黄杰”“宋子衡”“忧草”等笔名涉足文坛。<sup>2</sup>其中，他以“忧草”的笔名在香港的艺美出版社出版一本散文集——《风雨中的太平》。三年后，他专注以小说的文体进行创作，并将笔名固定为“宋子衡”。1972 年，其处女作《宋子衡短篇》正式面世，随后又于 1987 年与 1996 年分别出版《冷场》和《裸魂》两本短篇小说集。宋子衡逝世后，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将其在 1997 年至 2009 年间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收集起来，并于 2013 年出版遗作短篇小说集——《表嫂的眼神》。2015 年，文友仍怀念宋子衡，将其未出版的小说收集起来，名为《雾锁北面头》。

在马华文坛上，宋子衡并不是默默无闻的人。宋子衡逝世以后，文友陈政欣为纪念他，为其收集悼念文章，并出版《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在马华文学研究方面，宋子衡的小说一直颇受学者青睐，分别以哲学、艺术美学、艺术手法等视角切入。他们的研究成果各异，但本质上都指出宋子衡在小说中追寻“人的位置、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尊严”<sup>3</sup>。

---

<sup>1</sup> 宋子衡，〈完美，尽在残缺中〉，《表嫂的眼神》（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13），页 6。

<sup>2</sup> 马仑、潘碧华编，《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页 234。

<sup>3</sup> 张瑞星，〈宋子衡小说中的命运与完美意识探索（1972-1975）〉，《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 261。

笔者在回顾这些前人研究成果时发现，宋子衡常谈女性在社会上的境遇问题，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形象各异，但关于小说女性书写这方面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于是，笔者想在这份毕业论文中选择宋子衡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先归纳其笔下的女性角色形象，再探讨其女性书写方面的深层意义，并以女性主义批评为切入角度，看其在马华文坛女性书写中的位置或成就。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这章节中，笔者将前人研究成果分成三类：马华女性书写的研究成果、宋子衡小说的研究成果、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成果。笔者作此安排，目的在于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出发，即从回顾马华文学关于女性书写的研究成果逐渐聚焦到本文的论题，以助于笔者挖掘新的论点。

### （一）马华女性书写研究成果

经笔者整理，刘征的《马来西亚华人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黄晓娟的《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及林金平的《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都是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去探讨马华文坛的女性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他们指出马华女性作家的创作心态从“落叶归根”转向“落叶生根”，最后作品在中国性与本土性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关注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问题，并

为女性代言。<sup>4</sup>另外，刘征在《华人到处有花踪——近 30 年来马华女性小说创作论》中针对 1980 年至 2015 年间马华女性小说的主题进行归纳：乡愁、命运、苦难、成长、死亡，从而论证马华女作家创作心态的转变。<sup>5</sup>

另一方面，林春美则从一个较为细微的角度看马华女作家的作品。笔者在阅读其〈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后发现马华文学的女性书写研究通常将目光聚焦在女性作家身上与“母亲”的主题上。在马华女作家的笔下，女性的悲哀源自于“母亲”的身份。<sup>6</sup>首先，孕育孩子往往被视为女性必须履行的责任。对于这种保守刻板的思想，商晚筠在小说〈巫屋〉中以小女儿（叙述者）见证母亲因为决定堕胎而被丈夫锁在房间，而家中所有男性对其母亲的哀嚎无动于衷的故事，揭露掌握经济和权力的男性剥夺了女性自主生育的权力。<sup>7</sup>

接着，女性会因为缺乏生育能力或无法生出男婴而感到焦虑或者愧疚。<sup>8</sup>商晚筠的〈未亡人〉中的女主角因为不孕而觉得愧疚，决定一生为丈夫守寡；唐珉〈信〉中的女主角带娣因为失去子宫，在收养小妾的儿子后对其无微不至。后来，儿子犯案被扣留，虽然儿子的信中从未提及带娣这个母亲，但她仍以自我蒙蔽的方式，将

---

<sup>4</sup> 刘征、宁夏，〈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2015 年第 2 期，页 187-192。黄晓娟，〈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8 卷第 2 期，页 158-163。林金平，〈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 7-24。

<sup>5</sup> 刘征，〈华人到处有花踪——论 30 年来马华女性小说创作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页 35-94。

<sup>6</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216-219。

<sup>7</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16-217。

<sup>8</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17。

信贴近心口以得到来自“儿子的安慰”。<sup>9</sup>换句话说，第二种女性的悲哀源自于男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不平等及以女性生男婴来评价女性的价值。

此外，女性会因为偷尝禁果或被性侵犯而怀孕，最终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独自承担起“母亲”的身份。<sup>10</sup>她们为此而感到恐惧和无助，甚至会作出极端的决定。黎紫书的〈推开阁楼之窗〉中的小爱独自面对未婚先孕的情况，无助的她只能将婴儿溺毙，而这段记忆则在数十年间成为小爱挥之不去的阴影。<sup>11</sup>由此可见被逼做母亲的“困境”也是女性悲哀的源头之一。

林春美也指出在马华女性书写的小说中，女儿对挣脱父权控制的母亲是充满恐惧的——“母亲恐惧症”（matrophobia）。她们担心自己会受到与母亲一样的遭遇而感到不安，但越是逃避和抗拒的她们会在不知觉中重蹈母亲的旧路。<sup>12</sup>另外，女儿往往会反感母亲的再嫁或性事，但对父亲却更加包容和亲近。以李忆著的《春秋流转》为例子，令冰认为父母之间的纷争是母亲造成的，可事实上桂娘（令冰母亲）是一位贤淑的妻子。<sup>13</sup>至于女性之间的情谊书写，大致上可被归纳为“相濡以沫”或“尴尬冷漠”。前者代表有商晚筠的〈七色花水〉和〈季妩〉，描写女性之间亲密的情感与女性认同；后者代表有贺淑芳的〈像男孩一样黑〉，描写女性之间的冷漠与歧视。<sup>14</sup>

---

<sup>9</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17。

<sup>10</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18。

<sup>11</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18。

<sup>12</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19-220。

<sup>13</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21-224。

<sup>14</sup>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页 226-229。

## （二）宋子衡小说的研究成果

宋子衡小说的研究资料来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位论文，如：周可荔的《宋子衡小说的悲剧性研究》。第二类是期刊论文，部分期刊论文成为宋子衡小说集的附录，例如：附在《冷场》里由张瑞星所写的〈蛋、钟楼、完美〉和游亚皋的〈文化没落的余音〉等。第三类则是悼念文章，如：菊凡的〈困在命运囹圄中的生命〉和陈志鸿的〈摸找灵魂的脊椎骨——浅谈宋子衡三本小说集〉等。

张瑞星所写的〈宋子衡小说中的命运与完美探索（1972-1975）〉和〈蛋、钟楼、完美〉着重探讨小说中的完美意识。前者指出“完美”与“命运”是宋子衡多篇小说的主线，宋子衡在小说中追寻完美，也用悲剧的命运破坏完美。<sup>15</sup>后者则针对〈蛋〉，探讨“蛋”、“钟楼”与“完美意识”的关系。例如：邈邈狼狽的胡伯认为儿子是自己仅有一点的完美；干净整齐的亚历则认为父亲是破坏自己完美形象的关键。因此，张瑞星表示：“如果我们说‘蛋’是他们父子间感情的象征，那么做父亲的希望‘蛋’完美成熟，而儿子暗地里却痛苦地希望‘蛋’破裂”<sup>16</sup>。

除了对完美意识的探讨，也有的学者从艺术手法的角度解析宋子衡的小说。游亚皋在〈文化没落的余音〉中解析小说〈绝症〉。他指出宋子衡巧妙运用象征技巧，如：“绝症”象征着中华文化正在没落中，又以“脱节的出殡队伍”为意象指出中

---

<sup>15</sup> 张瑞星，〈宋子衡小说中的命运与完美意识探索（1972-1975）〉，页 261。

<sup>16</sup> 张瑞星，〈蛋、钟楼、完美〉，《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 270。

华文化没落的原因，展现了其对民族文化未来的担忧与关心。<sup>17</sup>黄淑芬的〈宋子衡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则探讨〈该下一场小风雨〉〈蚱蜢〉〈金贵婶的某个早晨〉等小说所使用的动物意象。<sup>18</sup>

另一方面，笔者也可在悼念文章中获得关于宋子衡的生平资料。以〈现代华文文学组悼马华小说家宋子衡先生〉为例子，文章指出宋子衡或许因为自己身份低微，所以喜欢在小说中为笔下卑微的角色追寻生而为人的尊严。<sup>19</sup>陈志鸿的悼念文章〈摸找灵魂的脊椎骨〉除了悼念宋子衡，他还在文中以哲学的角度浅析宋子衡的小说，并指出《宋子衡短篇》至《冷场》，宋子衡的关注已从“生命与人生”转向“生活与现实”。<sup>20</sup>

### （三）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研究成果

笔者发现有关于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的研究并不多。冰谷在〈从短篇《搁浅》窥探宋子衡小说的悲剧倾向〉指出在宋子衡的小说中，男女之间没有至死不渝

---

<sup>17</sup> 游亚皋，〈文化没落的余音〉，《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 275-283。

<sup>18</sup> 黄淑芬，〈宋子衡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作家》2008年第3期，页 26-27。

<sup>19</sup> 佚名，〈现代华文文学组悼念马华小说家宋子衡先生〉，《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檳城：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2012），页 10。

<sup>20</sup> 陈志鸿，〈摸找灵魂的脊椎骨——浅谈宋子衡三本小说集〉，《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檳城：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2012），页 50。

的爱情，夫妻之间没有圆满和谐的婚姻。他笔下人物的人生总是波折重重，冰谷形容这种情况为“悲剧倾向的人生”。<sup>21</sup>

此外，温臧曾写一篇文章——〈戏在那里？〉，评析宋子衡的〈压轴那场戏〉。温臧指出这篇小说并不成功。林亚格（女主角）为了逃避因被性侵致孕而被家人逐出家门的现实，装成男人在外谋生，最终却意外堕楼身亡。温臧认为林亚格身亡的结局是牵强的，他还犀利写道：“现代小说，无可否认的，都喜欢表现哲理，或人的处境，人的地位等；但这种人生观或世界观必须来自现实世界中，同时要有普遍性……《压轴那场戏》，只能沦为一个无知女人自身的悲剧罢了，因为社会甚至个人的压力都没有。就这样而已，连恻忍之心也引不起。”<sup>22</sup>

紧接着，陈政欣的〈云雾盘绕，流水淙淌——析说宋子衡小说：《雾锁北面头》〉也曾指出宋子衡在写作上的不足。他表示宋子衡惯用第三视角来叙述，虽然方便他交代故事，但也因作者自我意识太过强烈，对角色塑造形成干扰。例如：春兰姨在前期是一个风骚奔放的女性，但在细花难产身亡后，春兰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贤淑的继母。因此，陈政欣认为这种切割感是宋子衡采用俯瞰式的角度夸大了春兰姨前期的骚意所导致的。<sup>23</sup>

---

<sup>21</sup> 冰谷，〈从短篇《搁浅》窥探宋子衡小说的悲剧倾向〉，《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槟城：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2012），页12。

<sup>22</sup> 温臧，〈戏在那里？评析《压轴那场戏》〉，《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292。

<sup>23</sup> 陈政欣，〈云雾盘绕，流水淙淌——析说宋子衡小说：《雾锁北面头》〉，《雾锁北面头》（金宝：漫延书房，2015），页158。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文将研究范围锁定在宋子衡的小说，并以《宋子衡短篇》《冷场》《裸魂》《表嫂的眼神》及《雾锁北面头》为研究对象。笔者也会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剖析以上所列的文本，并从中整理出宋子衡笔下的女性角色，再根据她们的形象进行分类。

另一方面，笔者也将使用文献调查法，善用网络资源如中国知网（CNKI）与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等文献库搜索女性主义批评、女性形象刻画、与宋子衡相关的文献、马华小说女性书写等方面的文献。笔者也将使用多本参考书作为辅助，如：

《文学批评原理》《马华文学十四讲》《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等，以在结语中探讨宋子衡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是否为马华文学中的女性书写研究取得了突破。

此外，为了回应论题，本文将在论述当中引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来进行补充。女性主义批评是指用女性意识，即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来分析文学作品。<sup>24</sup>“性别”可细分为“生物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生物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指的是男女身体结构上的不同；社会性别则指站在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以政治体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形式，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给予他们不同期望与限制。<sup>25</sup>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里，性别的自然差导致了社会分工，从而造成价值观的差异，如：男性因身体强壮而被赋予在外谋生养家的责任，因此

---

<sup>24</sup> 王先需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187。

<sup>25</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页7-8。



在家庭中男生被认为比女性更为重要。<sup>26</sup>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女性的社会与家庭地位低下，女性则成为男性的服从者。她们被贬低和奴役，甚至被男性视作泄欲与生育的工具。因此，女性主义批评的剑首要便指向父权制的社会结构，表示女性在社会结构上处于次要的位置，唯有颠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女性才得以解放。<sup>27</sup>

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以男性经验为基础，即以男性的价值观为女性制定一套道德伦理的体系，用以规范女性的思想与行为。<sup>28</sup>在男性视角下，男女不平等的事实被美化，女性的形象也被扭曲成两个极端：女性如天使般美丽、无私，或如妖妇般丑陋、自私。<sup>29</sup>对此，女性主义批判提出了“女性视角”，用女性的经验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sup>30</sup>女性的特殊经验如行经、怀孕、分娩等使女性有区别于男性的特殊思想感情，也使女性和男性在观察同一个事物时产生不同的看法。<sup>31</sup>男性的理想女性形象包括美丽又有才华、乖巧懂事或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但对于女性主义批评家而言，这些理想化、圣洁化的女性形象只体现了男性的趣味，而且这些女性的自我价值被局限在为男性做出的牺牲上。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这类女性形象缺乏独立性，进而提出有必要重新审视由男性作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32

---

<sup>26</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 8。

<sup>27</sup>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91。

<sup>28</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 12。

<sup>29</sup>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94。

<sup>30</sup>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92。

<sup>31</sup> 王逢振，《女性主义》（台北：扬智文化，1995），页 31。

<sup>32</sup>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94-195。

紧接着，女性主义批评也敏锐地察觉到语言体系里潜藏的性歧视，如：英语中的“女性(female)”和“女人(woman)”都是以“男性(male)”和“男人(man)”作为词根。<sup>33</sup>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女性的身体成为父权用以控制女性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女性掌握自己的身体，有助于女性认识自我，是女性自主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sup>34</sup>于是，在“女性写作”里，女性作家往往书写女性的身体语言，以女性的性体验、欲望等私密性的内容表达自我、认识世界。<sup>35</sup>这种大胆书写女性性欲的方式体现了女性的反抗意识，颠覆了男性主体欲望的书写方式。

---

<sup>33</sup>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91。

<sup>34</sup>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208-209。

<sup>35</sup>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 193。

## 第二章 宋子衡小说的女性形象分类

宋子衡认为人在面对不同遭遇时，无论作出的行为是理智的还是愚蠢的，都反映了人们本能的求生意识——为了活下去而挣扎。<sup>36</sup>笔者发现宋子衡笔下的女性在面对种种现实问题时，她们的态度大致上可分为顺从隐忍和大胆反抗。于是，笔者欲在此章中归纳她们为“具有隐忍精神的女性”或“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再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分析。

### 第一节 具有隐忍精神的女性

儒家经典有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强调了孩子对父亲的孝敬与妻子对丈夫的顺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后，早已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留下深刻的烙印。〈尸泪〉中的阿云便是读者眼中的“贤妻良母”。阿云在贡牛最失意的时候登场，她身上的青春气息仿佛给贡牛找到生的希望。可是，婚后的贡牛依然为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终日酗酒赌博，日子过得浑浑噩噩。醉酒后，他常强迫阿云与他行房，阿云无法反抗，只能默默忍受他粗暴的行为与言语上的羞辱。阿云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力，七次怀孕都是在酒精和暴力的影响下发生的。得了妇科病的阿云本想到医院进行治疗，但被贡牛揶揄一番后，她只

---

<sup>36</sup> 宋子衡，〈冷场·序〉，《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不详。

能默默忍受病痛。后来，阿云病倒住院。当她听到贡牛打点了家里的经济，又见贡牛来医院探望，虽然贡牛来去匆匆，但她那颗早已冷却的心又一点点重新燃烧起来。在笔者看来，心软的阿云早已沦为贡牛的泄欲工具。他通过掌控阿云的身体、性欲、生育等权力，以及通过肢体与语言暴力等方式，重塑年轻时的雄风，重拾作为男人的尊严与成就感。反观阿云，虽然贡牛待她极为不好，但她仍然默默忍受着一切。看到孩子表达对贡牛的不满，她反而循循善诱：“阿爸好坏都是你们阿爸……”<sup>37</sup>。在笔者眼中，阿云身上贴满了以夫为天、顺从丈夫、隐忍、传统等标签。

另一方面，宋子衡笔下的寡妇群体都有着强大的隐忍与牺牲精神。以〈熔炉〉为例子，作者通过小叔子的视角，描绘了丧夫的嫂嫂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嫂嫂，在丧夫后不仅要忍受婆家人的冷漠和猜疑，同时也在克制着高涨的性欲与精神上的空虚。在小叔子的眼中，嫂嫂为了孩子，从不表露自己的痛苦，也不做任何抉择，只沉默地照顾自己的孩子。<sup>38</sup>又以〈回馈〉中的美娟的母亲和蒜子婶及〈人生无奈事〉中的红枣为例，前者刻画了寡妇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长大。丧夫后，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她们的人生目标与生命的意义只能体现在将孩子拉扯长大。<sup>39</sup>后者红枣在丧夫后，为了自己和孩子能继续生存，她只能顶着风口浪尖，将客厅设置成小赌馆。无论是村里的男人们赌博时会趁机揩油，还是因此成了女人们的眼中钉，她都一一忍耐下来了。<sup>40</sup>

---

<sup>37</sup> 宋子衡，〈尸泪〉，《表嫂的眼神》（吉隆坡：燧人氏事业出版社，2013），页 85。

<sup>38</sup> 宋子衡，〈熔炉〉，《宋子衡短篇》（美农：棕榈出版社，1972），页 45-54。

<sup>39</sup> 宋子衡，〈回馈〉，《裸魂》（檳城：陈政欣，1996），页 223-225。

<sup>40</sup> 宋子衡，〈人生无奈事〉（檳城：陈政欣，1996），页 118。

女性自幼被灌输克制自己的攻击或进取的欲望与冲动<sup>41</sup>，显然上述的寡妇们都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母爱过于伟大的光辉掩去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境，也忽视了她们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林春美说：“对母职的过于神圣化，也是父权制诠释的结果，它致使女性不容易改变她们附属于家庭的社会性别角色（gender role），甚至如果母亲角色与女性自我发生冲突，她们肯定比面对同样的两难处境的男性背负更大的道德上的罪恶感。”<sup>42</sup>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以〈雾锁北面头〉为例子，原配产下幼子后骤然离世，刘贵仕正对着哭闹的幼子不知所措，而春兰姨（女主角）的出现便为他解决了难题。他感动于春兰姨的付出，也深刻意识到他的家庭需要一个女人来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后，他决定不畏人言，公开承认他与春兰姨的关系。<sup>43</sup>反观〈熔炉〉里的嫂嫂，她只能在房间里低泣。小叔子是如此描述她艰难的处境：“她是柔顺，容忍的，对目前的生活虽然感到极度痛苦，但我仍看得出她仍然没有任何抉择……倘若她有什么意图，那么她必须在爱情、肉欲与骨肉之间作一个决定，由于这个原因她宁愿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sup>44</sup>。由此可见，女性基于社会性别角色所赋予的社会期望和责任，在婚姻、情欲、生育等方面都受到父权体制的压迫，在冲破传统道德束缚的过程中，女性往往比男性面对着更为强烈的罪恶感。

---

<sup>41</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 12。

<sup>42</sup> 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想——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性别与本土》（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9），页 105。

<sup>43</sup> 宋子衡，〈雾锁北面头〉，《雾锁北面头》（金宝：漫延书房，2015），页 100-103。

<sup>44</sup> 宋子衡，〈熔炉〉，页 45。

## 第二节 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

若要形容上文所述的女性，笔者认为“柔顺”是最为恰当的。柔顺的反面便是刚强，笔者欲在此节中整理宋子衡小说中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角色。

20世纪70年代初，马华女性主义文学正是抬头之际。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开始对婚姻的本质进行思索，也开始关注自我需求。代表的小说有〈麝香猫〉和〈蚱蜢〉。先论前者，美然曾经为了讨好丈夫，穿上自己不喜欢的三点式泳衣，也顺从丈夫不愿她生育的决定。然而，这些牺牲并未为她的爱情加分。婚后，她的丈夫经常外出打猎，使她倍感孤寂。即使她向丈夫表达自己的需求，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冷言冷语。饱受精神折磨的美然因为家康的羞辱而感到愤怒，进而审视自己的婚姻，最终惊觉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一场骗局，目的是让她一步步沦陷为家康泄欲的工具，供他消遣，任其摆布。曾经，家康被她穿迷你裙时的风采所吸引。于是，她愤怒地将橱里所有的迷你裙翻出来狠狠踩踏。在这一瞬间，美然的反抗意识有所觉醒，她踩踏迷你裙，象征着她对家康加注在她身上的男性凝视的厌恶，表达了她想要摆脱这不幸婚姻的决心。然而，当强势的家康回家时，她只能装作柔顺的模样迎接他，并含泪收拾好地上的迷你裙，绝望地躺在那张令她厌恶的床上。<sup>45</sup>

接着，后者〈蚱蜢〉讲述的是一位教师（定堃）因怀疑妻子（佩秀）出轨，在一个午后试图抓奸为序幕，从而揭露了表面上相处融洽的老夫老妻，实际上婚姻出

---

<sup>45</sup> 宋子衡，〈麝香猫〉，《宋子衡短篇》（美农：棕榈出版社，1972），页72-80。

现危机的故事。定堃将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忽视了佩秀精神与肉体上的需求。因此，即便佩秀清闲的生活状态让众人感到羡慕，可她仍因为寂寞而感到苦闷。在笔者看来，佩秀的痛苦与他们感情的破裂是定堃的自私与不负责任所造成的。每当佩秀向他暗示时，尽管他清楚知道佩秀的需求，却仍然拒绝她。佩秀曾陷入道德的挣扎，也犹豫是否要打破现有的宁静。她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很迷惘，不知自己将来要何去何从：“人到底是不应该在道德领域中领取什么？如果超越这点那后果又怎样？她卅五岁的女人应该争取的是什么？”<sup>46</sup>在情欲的驱使下，她支开孩子们，与情夫建瑜幽会。笔者认同《文学批评原理》里所提及的：女性苦闷的、孤独的、幻灭等情绪反映了她们对人格独立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向往。<sup>47</sup>正是因为佩秀和美然正视自己在婚姻中的不幸，也察觉她们无法自主自己的命运，不禁为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才会不约而同地在小说中哀叹：“为什么我会是女人！”<sup>48</sup>。

或许以上两篇小说的创作年代是女性主义刚觉醒之际，美然和佩秀反抗父权秩序的力道还很微弱：美然只敢把迷你裙践踏在脚下；佩秀在半推半就之下与邻居建瑜发生关系。但相较于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她们开始觉察父权秩序对她们精神上的伤害，并对其感到不满，从而思考自己将何去何从。随着时间来到二十一世纪，马华女性文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沉淀而变得成熟，最为明显的便是作者笔下的女性角色在寻求人格独立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面更为坚定，也更加勇敢地反抗命运的摆布。以《风雨迷思》的秀晴为例子，丈夫古育仁在给她送午餐的途中发生车祸，导

---

<sup>46</sup> 宋子衡，〈蚱蜢〉，《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14。

<sup>47</sup>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页198。

<sup>48</sup> 宋子衡，〈蚱蜢〉，页17。

致下半身瘫痪。秀晴认为有愧于丈夫，决定用余生照顾他。然而，一次偶然的身体接触让秀晴感受到了张亚历散发的男性荷尔蒙，激发了她长时间以来被高度压抑的情欲。与此同时，她内心也因为道德观念而陷入挣扎。妹妹秀荫劝她认命，可她认为：“无论如何一定要起（取）回她应该得到的东西。”<sup>49</sup> 情欲是人类的原始欲望之一，秀晴决定诚实面对自我，即便承受着被丈夫发现的忧虑和风险，她仍决心要与张亚历保持亲密关系。秀晴本是一位传统的女性，但最终还是决定突破传统道德的钳制，依循自己的内心，满足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欲望。作者如此安排，成功塑造了一个具有反抗精神，并且以寻求自我满足为人生价值观的女性角色。

此外，〈加冷河，那醉人的夜色〉里的红薇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现代女性。由于时代在进步，红薇为了改善生活，不顾乡下父母的劝阻，毅然远渡到新加坡谋生。尽管她的父母再三表达盼她能落叶归根，但她并未打算让步：“……决意嫁个新加坡人，这个举动不该被视为违背，而是争取，自己一生的幸福也仅限于此。”<sup>50</sup> 可这样勇于争取、想要自主命运的红薇也曾为情所困。由于某个雨天的邂逅，她与梁主管有了暧昧不清的关系。双方年龄的差距与梁主管已婚的感情状态使红薇在情欲与道德之间感到非常痛苦。尽管情欲一度战胜理智，但红薇事后便清醒过来，决定让人生回到正轨。当梁主管定义这段恋情为“天意”时，她告诉梁主管：“我会反叛，我迢迢千里从中国远渡重洋，我为的不该只是这一点点情，我有理想，我要创业，不应该就这样被牵制在什么天意或什么宿命里。”<sup>51</sup> 在性事方面，当梁

---

<sup>49</sup> 宋子衡，〈风雨迷思〉，《雾锁北面头》（金宝：漫延书房，2015），页 65。

<sup>50</sup> 宋子衡，〈加冷河，那醉人的夜色〉，《表嫂的眼神》（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13），页 133。

<sup>51</sup> 宋子衡，〈加冷河，那醉人的夜色〉，页 140。



主管不尊重她的意愿时，她会直接拒绝并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以上种种来看，红薇拥有非常清晰的人生目标，也不愿为情所困成为一只笼中鸟，可见作者成功塑造了一个头脑清醒、果断又有主见的现代女性。

### 第三章 宋子衡小说女性书写中的叙事技巧

笔者发现作者在女性书写中善于利用小人物，通过他们来推动女主人公对命运做出各种回应。然而，哪怕她们再奋力抵抗，她们仍难逃命运的摆布，使小说以悲剧收尾。因此，笔者将在此章对小人物的运用与悲剧倾向的艺术风格进行讨论。

#### 第一节 小人物或配角的巧妙运用

笔者认为宋子衡小说中的一些小人物或者是配角对女主人公的命运起到决定性或者是推动性的作用。在这类人物中，有的是女主人公的母亲，有的是丈夫，有的是小叔子，甚至有的是情夫。

第一组要分析的对象是小说中母亲的角色。作者将这类角色定位于传统、恪守妇道的位置，并刻画了母亲的两种形象：有的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有的为维护妇道而牺牲孩子。前者如前章所提及的阿云、嫂嫂、美娟的母亲、蒜子嫂等，她们愿意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利益，顺从父权秩序和命运的安排。后者的母亲如〈妇道〉〈香子〉〈死亡的风格〉里的母亲，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催促甚至是逼迫女儿出嫁：

**“念那么多书做什么？女孩子终归是要嫁出去的，要赔本也没有这种赔本法……”**

<sup>52</sup>。她们仍循着传统的观念，认为女人完整的一生就是要嫁人生子。即便她们看见

---

<sup>52</sup> 宋子衡，〈香子〉，《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 159。

其他的女儿婚后并不幸福，即便女主人公再三强调不想嫁人，她们还是会不厌其烦地逼嫁，让女儿回归到妻子和母亲身份的牢笼中。她们是父权文化的产物，以父权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行为框架。因此，即使男性在小说中缺席，父权文化可通过她们得以继续发挥影响力。<sup>53</sup>显然的，她们已经从受害者的位置走到施压者的位置，作者通过她们来象征现代女性反抗父权文化时所遇到的来自现实的阻力。

在另一方面，第二组要分析的对象是小说中的男配角。这类男性角色有的象征着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有的则象征着现代女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前者如〈尸泪〉里的阿牛、〈麝香猫〉里的家康和〈香子〉里的嫖客陈祖业等人，他们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视她们为泄欲的性奴，物化她们，甚至践踏她们为人的尊严。举个例子：〈麝香猫〉里的美然在受到丈夫家康长时间的忽视后，便向丈夫提出诉求，可家康却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知足了，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为你而买的，我要的就是我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sup>54</sup>这是因为在他眼中，他和美然的爱情就像是性交易。他只需提供物质，无需给美然提供情绪价值，而美然得了好处，就应该安守本分。后者如〈妇道〉里的永吉、〈死亡的风格〉里的刘拓成、〈香子〉里的刘渭城等人，他们是女主人公情欲的化身，诱导其放弃抵抗和理想，心甘情愿走进情网之中，进而彻底颠覆她们的人生。但实际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小说都反映了在感情纠葛中，男性掌握着自主权，而女性则被动地

---

<sup>53</sup> 郑小燕著，〈从顺从走向自我——商晚筠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收录在罗福腾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和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联合出版，2012），页 209。

<sup>54</sup> 宋子衡，〈麝香猫〉，页 78。

扮演被抛弃的悲惨角色。所谓爱情不过都是男性满足自我需求的借口，这种自私的男性意识自然造成女性难以从另一半获得尊重和公平对待。<sup>55</sup>

紧接着，另一种男性角色如〈熔炉〉和〈表嫂的眼神〉里的小叔子、〈风雨迷思〉里的丈夫古育仁，他们深深同情女主人公的遭遇，而这也是作者内心的投射。比如说：〈风雨迷思〉里的秀晴原本是一位具有传统思想的妇女，她非常在意自己婚后三年都未孕。丈夫古育仁反而不时开导她，由此可见其思想之开明。笔者认为秀晴正是受到丈夫开明思想的影响，才会为了满足自我需求，决定冲破道德约束与张亚历幽会。古育仁知道秀晴有情夫后，不但没有责怪她，反而还给予鼓励：**你应该保留一个选择的机会，做你想做的事，勇敢的不要再拘泥于一些小枝节……**”<sup>56</sup>甚至，古育仁选择轻生以成全秀晴。由此可见，作者是出自真心关怀与怜悯身处逆境的女性。他借古育仁之口，鼓励这世上的“秀晴”要不惧世俗，为自己而活。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宋子衡的思想可被定义为“双性同体（Androgyny）”，即在思想上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特点。简单来说，双性同体的思想可以使作者在创作时保持中立，有助于缓和性别对立的局面，让他能在作品中客观指出女性群体在父权社会中的弱势，以及展现出部分男性对女性真切的关怀。<sup>57</sup>

---

<sup>55</sup> 郑小燕著，〈从顺从走向自我——商晚筠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页 212。

<sup>56</sup> 宋子衡，〈风雨迷思〉，页 67。

<sup>57</sup> 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页 205。

## 第二节 悲剧倾向的艺术风格

宋子衡小说中的悲剧性来源于他的宿命论。对于悲剧与宿命的关系，王富仁是如此解释的：人与大自然并非一体的，当两者各有独立意识，便会产生对立的局面。人为了能完全自主自己的命运而作出各种努力。然而，相较于大自然，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这注定了人无法战胜灾难，也无法摆脱灾难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与不安全感，最终牵引着人走向悲剧。<sup>58</sup>

作者笔下的现代女性曾奋力抵抗女人传统的宿命——结婚生子，如：〈香子〉的刘香甯、〈妇道〉的白杏、〈死亡的风格〉的林自容。然而，在青春的逝去、情欲的高涨、物质文明三重冲击下，她们的防线逐渐崩溃。她们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弄，只能清醒地却又无法自拔地走向一条“不归路”，酿成悲剧的发生。举个例子：

〈死亡的风格〉里的林自容在婚后猛然醒觉，她与刘拓成的婚姻是滥情与物质的产物。生育后的林自容身材起了变化，加上她与刘拓成之间缺乏精神连接，刘拓成便长时间在外风流。在这场岌岌可危的婚姻里，林自容自觉丢失了为人的尊严与自由，因此她迫切想要摆脱命运的玩弄。于是，当酒后失态的刘拓成当众羞辱林自容后，她再也无法忍受：“她执意寻求整合那支离破碎的自己……”<sup>59</sup>。为求解脱，她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再跳楼轻生。在面临死亡时，“她喜不自胜地，因为她可以随时随地把自己稳固地掌握，全然解放似的脱离了那死命的束缚”<sup>60</sup>。

<sup>58</sup>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页115。

<sup>59</sup> 宋子衡，〈死亡的风格〉，《雾锁北面头》（金宝：漫延书房，2015），页48。

<sup>60</sup> 宋子衡，〈死亡的风格〉，页49。

宋子衡曾说：“一个生命之所以莅临，或许就是为了继承这悲剧延伸……”<sup>61</sup>。

这说明了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悲剧是无限循环的。比如说：〈回馈〉里美娟的母亲把一生的希望寄托在美娟身上。她耗尽心力抚养美娟，只求美娟将来能出人头地，让她能在曾轻视她的人面前争回一口气。美娟感恩母亲的牺牲，她愿意透支自己的生命去实现母亲为她设下的人生目标。可惜，美娟因多年的苦读而精神压力过重，身心难以再负荷。看着母亲的愁容，美娟决定跳楼轻生，以自己的死换两人的解脱。笔者认为母亲的期望对美娟来说像是一块沉重的大石压在心上。她需要不停鞭策自己，绝不容许自己有一丝松懈。在笔者看来，美娟的生命唯一的价值就是要实现母亲的期望，而她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追求。在这二十几年里，她和母亲都是不幸的。美娟轻生的决定，让她和母亲都得到了解脱，从此不必再为对方耗尽精力，但这决定也会让母亲陷入痛失女儿的痛苦中。<sup>62</sup>显然的，这就是宋子衡所说的生命中悲剧性的循环，因为家庭里上一代所经历的困境或不幸会影响下一代，使得后代也在相似的环境中经历类似的悲剧。

纵观宋子衡的小说，死亡、性欲、暴力、宿命、悲剧等是堆砌一篇小说的基本元素，而这些元素则与他的生平有关。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错位的，他并不是迷信的人，却经营着一家纸扎店。他想要转行，却因学历低而不得不继续做纸扎生意。矛盾心理的撕扯与不能摆脱命运玩弄的无助，这些痛苦的经验让他醒觉人们都是行尸走肉般地活着。当死亡、情欲、暴力等欲望在生命中互相交织在一起时，人性往

---

<sup>61</sup> 宋子衡，〈冷场·序〉，页不详。

<sup>62</sup> 宋子衡，〈回馈〉，页 221-268。

往早已扭曲，故他看见“人”的形象都是不完整的、是悲惨的。<sup>63</sup>这些观察成为了他小说中的题材，也解释了他的小说人物都是以反抗失败的悲惨姿态被命运牵引走向悲剧的原因。

---

<sup>63</sup> 宋子衡，〈宋子衡短篇·自序〉，《宋子衡短篇》（美农：棕榈出版社，1972），页不详。

## 第四章 宋子衡小说女性书写的深层意义

宋子衡小说的女性书写有着很多引人深思的深层含义，如：揭露女性在父权秩序下所遇到的各种困境，包括被剥夺话语权、职场性别歧视、被男性物化、弱势群体（寡妇）的艰辛等，同时也鼓励女性诚实面对自我需求，勇于追求实现自我价值，成为一位真正独立的现代女性。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章只能讨论女性话语权被剥削和职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问题，以及她们对自我的追求与思索。

### 第一节 揭露父权秩序下女性的生存困境

宋子衡认为人们被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所束缚，我们都只是被动的、丧失人性地、行尸走肉地活着。<sup>64</sup>他格外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意图以自己的笔触去揭露他们在困境中的种种挣扎。若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解读，他在小说中揭露了父权社会对女性实施的种种压迫，以及传统道德（妇道）给女性所戴上的桎梏。

首先，作者借〈金贵婶的某个早晨〉所发生的闹蛇事件揭露了在父权文化下，女性的话语权遭到打压的问题。小说以金贵婶在某个早晨发现蛇的踪迹，尖叫声引来村民们打蛇为序幕。黑蛇神出鬼没，不时在不同村民的家出现，引得闹蛇风波不停。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安排蛇的踪迹都由女人们发现，数次打蛇扑空的男人们纷

---

<sup>64</sup> 宋子衡，〈宋子衡短篇·自序〉，页不详。



纷指责她们：“屋里又传出阿猪哥责骂他妻子的声音：‘**那里有蛇？蛇你的头！神经病，听人家说蛇你就跟人家说蛇！**’”<sup>65</sup>。甚至，他们还质疑她们发现蛇的真实性。在作者巧妙的安排下，我们看见女性在父权社会里即便能“发声”，但她们的“声音”仍被男性轻视。女性的声音被轻视并非一次偶然事件，而是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现象。即便大胆指出蛇的踪影，她们仍需要面对男性们（包括自己的丈夫）的嘲笑和不信任。这种情况不但会削弱她们的“声音”和影响力，还会使她们失去在社会和家庭中发言的信心，因为她们不仅需要面对恶劣的言语攻击，还需要为自己的话语的真实性进行辩护。

此外，由于十一伯礼佛，他坚持只将蛇赶走，不允许众人杀生。众人不断劝说，可固执的十一伯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责骂他的孩子，又转头怒视金贵婶。他不满在禁止将蛇打死的立场上显得被孤立，让自己脸面尽失，更不满自己一言堂的权力被挑战，因为一向顺从他的孩子竟然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老十一初尝到权势被顽抗的滋味，这些年来，儿女们都遵照他的意旨去做事，在他的面前根本就不敢去俯顺别人的意见。**”<sup>66</sup> 通过十一伯的心理描写，作者欲警醒读者，在专制的父权文化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若将家庭地位比喻成一条食物链，专制的父亲自然位于最高层，顺从父亲的儿子位于中层，而家庭与社会地位排在最末的女性自然位于金字塔的最底层。就像最高层的父亲可以压迫中底层的人一样，中层的人也可以将不满传递给最底层的女性。在这种结构下，她们往往承受着整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成为其他两层的出气筒。这种情况就好比

---

<sup>65</sup> 宋子衡，〈金贵婶的某个早晨〉，《裸魂》（槟城：陈政欣，1996），页 95。

<sup>66</sup> 宋子衡，〈金贵婶的某个早晨〉，页 107。

十一伯被儿子挑战自己的权威后，便将所有的不满发泄在金贵婶身上。在他看来，金贵婶就是造成他失去权威的根源。简单来说，这一情节提醒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专制父权文化的受害者，而社会与家庭地位的不平等往往会让女性承受更大的压力。

接着，作者也通过〈压轴那场戏〉揭示了社会和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小说的女主人公林亚格因性侵致孕而被逐出家门。倔强的她尝试了各种工作，生活仍然无法安定下来。当周芹花（林亚格的表妹）再次见到林亚格时，她以男人的装扮出现，并再三提醒周芹花：“我是亚格，工地上熟的都叫我格叔，别忘了，不是二表姐，我是亚格！”<sup>67</sup>从她的语气来看，林亚格似乎十分排斥身为“女人”的身份。这是因为当她是“女人”时，她所得到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使她没有安身之处，这是倔强好强的林亚格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她决定装扮成男人，用“男人”的身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就像她所说的：“我一直用这模样去拿男人薪水。”<sup>68</sup>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一些激进者为了达到男女平等的目的，会掩盖自己外在的生理特征，学习和模仿男人的装扮、气质与言谈举止。<sup>69</sup>张小虹指出：服装的转变可以让性别的界限有所松动，身体从外在来看也有变化的可能。这是因为服饰的作用就是形塑和标示性别，反之也意味着可以通过服装掩饰性别。<sup>70</sup>

---

<sup>67</sup> 宋子衡，〈压轴那场戏〉，《冷场》（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页 219。

<sup>68</sup> 宋子衡，〈压轴那场戏〉，页 220。

<sup>69</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 9。

<sup>70</sup> 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台北市：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页 17-19。转引自张斯翔，〈演的哪一出？——重读宋子衡《压轴那场戏》〉，《蕉风》2018 年第 512 期，页 50。

说到这里，林亚格模仿男人这一行为的深层意义为何？笔者欲套用傅大为关于基进者（激进者）的理论作讨论：“基进者所寻求的是一些特别的社会空间与位置：它是在权威系统之外的自主性空间……他不争社会或者文化霸权……他所挑战的，是哪个‘霸权性’、‘系统性’本身。”<sup>71</sup>换句话说，林亚格并非想要彻底颠覆这个充满性别歧视和不公的社会制度，而是通过装扮成男人为自己谋得一个生存空间。当林亚格完成性别的转换后，她不仅成功摆脱了这个不适合女人生存的社会环境，还得到了男性的社会资源，就连她的工作能力也受到了肯定，而这些正是身为“女人”的林亚格所不能触及的。虽然如此，林亚格因为曾受到男性的侵害，她数次向周芹花透露出其对男性的不信任，而这也是周芹花所不解的：“既然不信任男人，却又把自己装扮成男人，又到处跟男人混在一起……”<sup>72</sup>。张斯翔指出林亚基是个不完整的基进者，因为当她通过装扮男人试图打破以性别气质分类来分配资源的社会体制时，何尝不是在巩固男性在社会中拥有优势地位的事实。<sup>73</sup>换句话说，林亚格这一行为是默认了男性比女性更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而这一点也能从她决定生下林亚送的原因看出端倪：“如果不是个男的，恐怕我已把他弃了……”<sup>74</sup>。因此，笔者认为此篇小说的意义除了体现在反映了女性在社会和职场上所遇到的不公平对待，还警醒了我们自我检视是否也在潜意识中默认了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

---

<sup>71</sup> 傅大为，〈基进与极端〉，《基进笔记》（台北市：桂冠图书，1990），页4-5。转引自张斯翔，〈演的哪一出？——重读宋子衡《压轴那场戏》〉，《蕉风》2018年第512期，页50。

<sup>72</sup> 宋子衡，〈压轴那场戏〉，页215。

<sup>73</sup> 张斯翔，〈演的哪一出？——重读宋子衡《压轴那场戏》〉，《蕉风》2018年第512期，页52。

<sup>74</sup> 宋子衡，〈压轴那场戏〉，页216。

## 第二节 反映女性对自我的追求和思索

除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宋子衡非常关注女性精神方面的需求，其中包括性欲。这是因为性欲是人的本性，关注性欲即是关注人性<sup>75</sup>，而这也是作者创作的初心。这也解释了作者笔下塑造了不少因为性欲的驱使而勇敢打破传统道德的束缚或者是反抗命运的摆布的女性角色。为了论证这一点，笔者欲在分析作者的小说时引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人类需要的理论。

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重需要、成长需要。这五个层次由低向高发展，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高一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sup>76</sup>生理需要包括性，《雾锁北面头》里的春兰姨便是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才会主动勾搭男性，落得名声狼藉的下场。在小说中，春兰姨多次勾引己为人夫的刘贵仕，引诱对方与其发生关系。笔者认为这件事从道德层面来看，春兰姨的行为确实不妥，但若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春兰姨却是一位能自主自己的身体和情欲的女性。她年岁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却数次经历了丧夫之痛。当情绪和情欲都遭到高度的压抑后，她的性格变得泼辣奔放。书中提及她与刘贵仕发生关系前，眼见刘贵仕还在犹豫，她便怂恿道：“快有人上山来了！”<sup>77</sup>。在性事结束后，她春风满面地离开小木寮。由此可见，春兰姨是这场性事的主导者，而

---

<sup>75</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 227。

<sup>76</sup>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页 227-228。

<sup>77</sup> 宋子衡，《雾锁北面头》，页 93。

性事结束后她的反应便说明了她是自愿参与并从中获得了满足感。换句话说，作者如此安排，一方面成功颠覆了以往男性主导性事的权力，又为下文春兰姨希望得到刘贵仕一家对她的认同作铺垫。

紧接着，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春兰姨的需要便往更高层次的需要发展：爱与归宿需要、尊重需要和成长需要。春兰姨的几次婚姻都以丧夫告终，不仅被人辱称白虎星，还被婆家无情地扫地出门。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春兰姨仍我行我素，她认为“**身处这种充满压力的境地，懦弱一点也不行，必须保留着那一层尊严保护色。**”<sup>78</sup>她希望自己的坚强能为她换来他人的包容，能在村中谋得立足之地，并且获得生而为人的尊严。于是，在细花死后，她真心照顾刘贵仕和他的三个孩子，希望得到他们一家人的接纳。最终，刘贵仕决定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而三个孩子也接纳了春兰姨为他们的继母，使她的爱与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在获得作为“妻子”和“母亲”这两重身份的认可后，即便面对闲言闲语，春兰姨仍感到自在和满足，只因她能“**站得正立的直**”<sup>79</sup>，成功追求到生而为人，受人尊重和被人正视的尊严。这凸显了春兰姨身上不羁于世俗和命运的反抗精神，也满足了春兰姨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发展成熟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要勇于挑战父权文化，故在文本中常呈现出离经叛道或反叛的形象。笔者认为这也是作者有意安排春兰姨以妖娆妩媚又浪荡的形象高调出场的用意。成熟的女性主义不再将重点局限在“女人”身上，而是意识到需要注重“人”的方面。于是，女性主义强调女性要发展独立自我的人格，培养自强

---

<sup>78</sup> 宋子衡，〈雾锁北面头〉，页 100。

<sup>79</sup> 宋子衡，〈雾锁北面头〉，页 104。

的精神，争取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与男性享有平等地位，并着重强调精神上的解放。<sup>80</sup>春兰姨正是一个追求精神解放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她不将自己拘泥于传统妇道给予她的框架，不为了名声而恪守妇道，也不会压抑自己的性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希望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受人肯定的。与春兰姨一样以离经叛道的形象出现的还有〈表嫂的眼神〉中的表嫂。在小叔子的眼中，表嫂雅晶是一个非常具有魄力的现代女性，她能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遇事冷静又沉稳。知道丈夫出轨后，她清楚地意识到这段爱情已经逝去，便不做任何挽留。婚姻的失败与情欲的压抑所产生的苦闷促使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活着的只是一个平庸的自己，人倘若尝试悠然自得，就必须在这个顽梗蔽塞的社会中，去抗拒，或抵御，甚至舍身成仁，至少也得赎回半成精彩的自我。”<sup>81</sup>

于是，她选择割腕结束自己的前半生，以便迎接一个不受世俗干预、自由自在的后半生。割脉后的表嫂仿佛获得了新生，她抓住机遇拓展了业务，同时也引导着小叔子鼓起勇气一同抵抗世俗。在她的主动引导下，她与小叔子发生了关系。在这场性事中，她长久以来压抑的性欲终于得到了满足，眼底的压抑与苦闷也随之消散。笔者认为表嫂是作者众多女性角色中最为出色的一位。这是因为在表嫂看来，寻求性欲的满足是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力，不应该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即便丈夫的背叛给她带来了重创，但她向读者展现出有重新开始的魄力，拓展自己的事业，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使自己剩余的人生过得精彩。像表嫂这样的现代女性正是女性主义者

---

<sup>80</sup> 郑小燕著，〈从顺从走向自我——商晚筠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页 228。

<sup>81</sup> 宋子衡，〈表嫂的眼神〉，《表嫂的眼神》（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13），页 197。

所追求的理想，也凸显了作者思想之前卫，可说是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上为女性代言。

## 第五章 结语

总结来说，宋子衡小说中的女性大致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顺从、具有隐忍精神的女性。她们是沉默的、善于忍耐的、没有自我的。她们已被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父权文化所约束，她们只能被动的、无声的接受父权文化所带来的伤害，也顺从命运的安排。代表的人物有阿云、嫂嫂、美娟的母亲、红枣等人，她们面对贫苦的生活，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到谋生养家的艰巨任务中，以确保自己和孩子的温饱。她们的眼界与思想受限在这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自然无法思考自己的处境。作者怜悯这些女性的同时，也揭露了女性可能会成为父权文化的维护者，因为当她们变成“母亲”的时候，也可能会逼迫女儿走上传统女性的宿命——结婚生子。例如：〈香子〉和〈妇道〉中的母亲不顾孩子的意愿，数次以强硬的态度催婚。

第二类的女性是有所觉悟并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们对自己的处境有所思考，企图与命运对抗。然而，她们难以在传统与现实互相对立的文化中取得平衡，也难以摆脱在职场上男性垄断资源的局面。代表的文本有〈香子〉〈妇道〉〈压轴那场戏〉等。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反抗意识还不坚定，遇上青春的逝去、情欲的高涨、物质文明这三重冲击，便会放弃自己的理想。第三类女性则以离经叛道的形象出现，她们有独立的意识，向往实现自我价值，追求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包括大胆主导自己的性欲。代表的作品有〈雾锁北面头〉〈表嫂的眼神〉〈风雨迷思〉〈死亡的风格〉。这些女主人公非常清晰和坚定自己的追求，有的甚至不惜以死亡来摆脱传统伦理道德或者是宿命的束缚。比如说：〈熔炉〉与〈表嫂的眼神〉有着相似的故事



框架，但前者的女主人公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作者在故事中强调她在面对社会和道德压力时的无助与痛苦。然而，后者的女主人公则是以反叛者的姿态出现，在追求自我满足和自由时表现得更大的决心和坚韧。这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对女性个体的自主性、个体的权力、个体的自由有了更深刻的关注与理解。

笔者认为作者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所体现的价值在于揭露了弱势的女性群体在父权文化下所遇到的生存困境，也反映了独立的现代女性在对抗命运与世俗时所作出的种种奋斗，甚至不惜以死亡的姿态来追求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林春美在评论同样为女性代言的马华男作家潘雨桐时表示：潘雨桐虽然对女性表达了关怀，但他没有成功摆脱男性意识，导致他所诠释的女性角色在自我发展上都受到限制——都将自己的余生安置在一段婚姻或爱情里，对于女性角色的心理刻画也流于表面。<sup>82</sup>如此对比，笔者认为，宋子衡在一些小说如〈表嫂的眼神〉和〈风雨迷思〉中，给予足够的空间让女主人公自主地发展她们独立的人格，包括设置一些友善的男性角色来鼓励或帮助她们追求自由。对于马华文学来说，宋子衡的女性书写的研究价值在于他并不避讳对女性情欲的书写，并以女性的情欲作为敲门砖，敲开了那扇通往精神解放与自由的大门。另外，他将部分男性角色设置成鼓励或帮助女主人公们勇敢挑战世俗的引导者，而非将他们都局限在迫害者的位置上。这类的男性角色能助于消除性别对立，在两性平等的基础上各自发展独立健全的人格。

（16664 字，不包括脚注）

---

<sup>82</sup> 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想——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页 108。

## 引用书目

### 专书

1. 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傅大为，〈基进与极端〉，《基进笔记》，台北：桂冠图书，1990。转引自张斯翔，〈演的哪一出？——重读宋子衡《压轴那场戏》〉，《蕉风》2018 年第 512 期，页 49-57。
3. 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4. 马仑、潘碧华编，《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小传（191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5. 王逢振，《女性主义》，台北：扬智文化，1995。
6. 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 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转引自张斯翔，〈演的哪一出？——重读宋子衡《压轴那场戏》〉，《蕉风》2018 年第 512 期，页 49-57。

### 专章

1. 冰谷，〈从短篇《搁浅》窥探宋子衡小说的悲剧倾向〉，《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页 12-13。槟城：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2012。
2. 陈政欣，〈云雾盘绕，流水淙淌——析说宋子衡小说：《雾锁北面头》〉，《雾锁北面头》，页 155-161。金宝：漫延书房，2015。

3. 陈志鸿，〈摸找灵魂的脊椎骨——浅谈宋子衡三本小说集〉，《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页 50。槟城：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2012。
4. 林春美，〈女性触觉——马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马华文学十四讲》，页 213-230。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5. 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想——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性别与本土》，页 95-116。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9。
6. 宋子衡，〈表嫂的眼神〉，《表嫂的眼神》，页 178-213。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13。
7. 宋子衡，〈风雨迷思〉，《雾锁北面头》，页 51-73。金宝：漫延书房，2015。
8. 宋子衡，〈加冷河，那醉人的夜色〉，《表嫂的眼神》，页 121-149。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13。
9. 宋子衡，〈金贵婶的某个早晨〉，《裸魂》，页 91-114。槟城：陈政欣，1996。
10. 宋子衡，〈冷场·序〉，《冷场》，页不详。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11. 宋子衡，〈熔炉〉，《宋子衡短篇》，页 45-54。美农：棕榈出版社，1972。
12. 宋子衡，〈尸泪〉，《表嫂的眼神》，页 83-105。吉隆坡：燧人氏事业出版社，2013。
13. 宋子衡，〈死亡的风格〉，《雾锁北面头》，页 27-49。金宝：漫延书房，2015。
14. 宋子衡，〈麝香猫〉，《宋子衡短篇》，页 72-80。美农：棕榈出版社，1972。
15. 宋子衡，〈宋子衡短篇·自序〉，《宋子衡短篇》，页不详。美农：棕榈出版社，1972。

16. 宋子衡，〈完美，尽在残缺中〉，《表嫂的眼神》，页 5-7。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2013。
17. 宋子衡，〈雾锁北面头〉，《雾锁北面头》，页 89-107。金宝：漫延书房，2015。
18. 宋子衡，〈香子〉，《冷场》，页 153-181。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19. 宋子衡，〈压轴那场戏〉，《冷场》，页 208-223。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20. 宋子衡，〈蚱蜢〉，《冷场》，页 1-17。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21. 温臧，〈戏在那里？评析《压轴那场戏》〉，《冷场》，页 284-292。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22. 佚名，〈现代华文文学组悼念马华小说家宋子衡先生，〉《悼念宋子衡文集——冷场中的裸魂》，页 10。檳城：陈政欣电子书制作室，2012。
23. 游亚皋，〈文化没落的余音〉，《冷场》，页 275-283。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24. 张瑞星，〈蛋、钟楼、完美〉，《冷场》，页 269-274。雪兰莪：蕉风月刊，1987。
25. 张瑞星，〈宋子衡小说中的命运与完美意识探索（1972-1975）〉，《冷场》，页 260-268。新加坡：蕉风月刊，1987。
26. 郑小燕著，〈从顺从走向自我——商晚筠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收录在罗福腾主编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页 196-242。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和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联合出版，2012。

## 期刊论文

1. 黄淑芬, 〈宋子衡小说中“动物”的象征意义〉, 《作家》2008年第3期, 页26-27。
2. 黄晓娟, 〈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8卷第2期, 页158-163。
3. 刘征、宁夏, 〈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 《学术界》2015年第2期, 页187-192。
4. 王富仁,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 《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页114-125。
5. 张斯翔, 〈演的哪一出? ——重读宋子衡《压轴那场戏》〉, 《蕉风》2018年第512期, 页49-57。

## 学位论文

### 硕士论文

1. 林金平, 《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 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博士论文

1. 刘征, 《华人到处有花踪——论30年来马华女性小说创作论》,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

